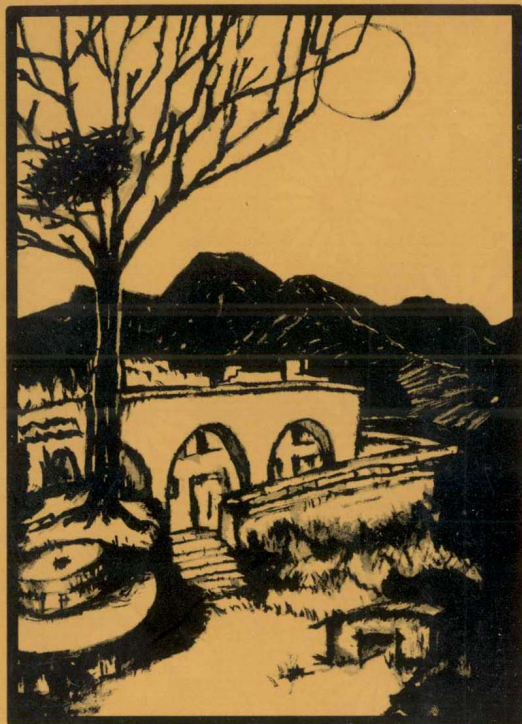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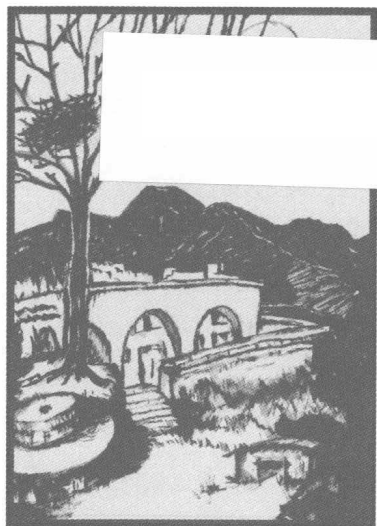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姬忠泰◎著

乡恋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姬忠泰◎著

封面题字：姬也力

乡恋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恋 / 姬忠泰著. —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2. 6

ISBN 978-7-5112-2584-9

I. ①乡… II. ①姬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07895号

乡恋

著 者: 姬忠泰

出版人: 朱庆
责任编辑: 李娟
封面设计: 赵帅 姬忠泰
封面题字: 姬也力

终审人: 温梦
责任校对: 孙伦芳
责任印制: 曹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7 (咨询), 670782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 lijuan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北京俊林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俊林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140千字

印 张: 7

版 次: 2012年6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2584-9

定 价: 24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代序

路遇

路遇一位袒胸露背的老乡，
挑两只箩筐边走边唱。
当他发现我探询的目光，
腼腆地一笑，
满口采野花喻在嘴上。
他仿佛对我说：
“乡光啊乡光，
一个人只要珍惜生活，
便会将所有的烦恼与忧伤，
化为一股淡淡的清香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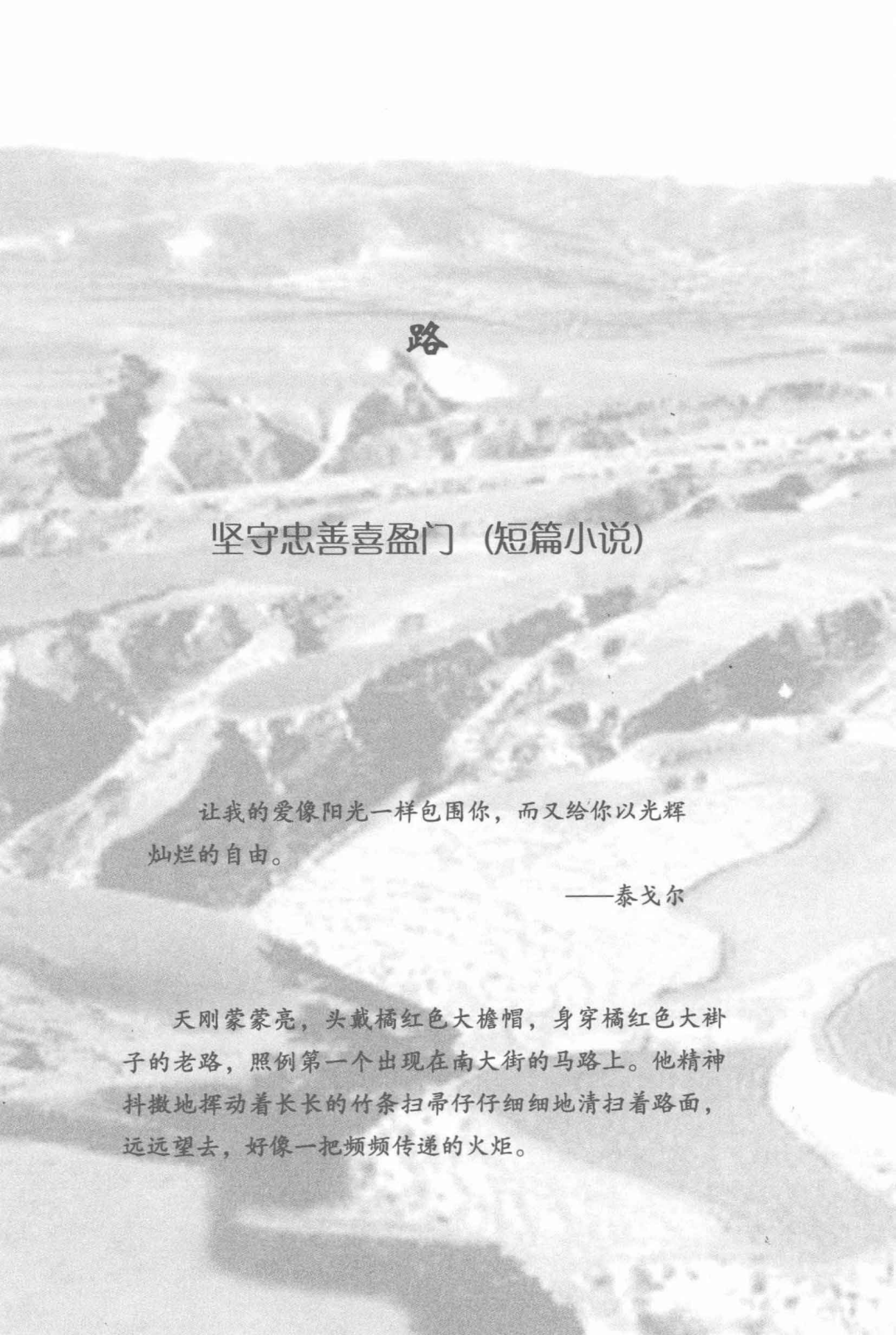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路——坚守忠善喜盈门 (短篇小说) /1

乡恋——风雨岁月未了情 (中篇小说) /15

母亲岩——啼笑姻缘痴情人 (短篇小说) /183

老板遇上帝——大难未死留悔恨 (短篇小说) /213



路

坚守忠善喜盈门 (短篇小说)

让我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你，而又给你以光辉
灿烂的自由。

——泰戈尔

天刚蒙蒙亮，头戴橘红色大檐帽，身穿橘红色大褂子的老路，照例第一个出现在南大街的马路上。他精神抖擞地挥动着长长的竹条扫帚仔仔细细地清扫着路面，远远望去，好像一把频频传递的火炬。



一

66岁的老路原名张望福，家住黄河畔上的清水关村。22岁那一年的那一天，是他大喜的日子。唢呐声声鞭炮阵阵，眼看骑着毛驴的新媳妇进了村，只有天知道啊，在那神不知鬼不觉的一瞬间，毛驴前蹄“轰隆”一声陷进路上的暗洞，新媳妇一头栽倒在路上，没来得及惊叫一声就咽气了。红事变成了白事。父母气急成疾先后去世。他大病一场成了哑巴，生出个癖好——别的社员干完集体的活就到自留地里忙活，他却扛起老镢头四处游荡，发现哪条路上有坑坑洼洼沟沟渠渠，哪怕是拳头大的窟窿都要修整得平平坦坦严严实实，才拍拍浑身泥土舒心地离去。

生产队长贺常贵知人善任，安排他当了队里的专职养路员，负责维护村前村后田间地头的大道小路，一天记十个工分。他乐此不疲尽心竭力，不避寒暑风雨无阻，一天不落地忙在路上，真是“以路为家爱路如命”，年年被选为模范社员，窑壁上的奖状一张连着一张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全村男女老幼淡忘了他的真实姓名，管他叫“老路”。好像获得了一个英雄称号，不论何时何地，只要听到“老路”一声喊，搬石块呀扛麻袋，他争先恐后帮人干。看他老单身，乡亲也为他操心，妇女主任德福嫂多次趁串亲访友的时机为他提亲，可人家一听说是个哑巴，连面都不见。他便一直单身过着，一个人端碗全家都饱，一个人上炕全家睡好。

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，老路也种上了自己的责任田，但



他依然抽空养路，常常因为忙着修路忘了回家做饭吃，累得不行了就枕着老镢把似醒似睡地躺在路边休息。有人编了一段顺口溜流传四乡——

老路想媳妇，
天天要修路。
满肚伤心话，
说给老镢头。
人间祸与福，
谁能说清楚。
有日天睁眼，
还老路媳妇。

二

转瞬间，老路形单影只地到了天命之年。

一天，他正在村边修整道路，忽然从不远处传来“老路！老路！”的喊声。他急忙跑了过去。只见刘栓扶着面色苍白的三桠媳妇焕焕站在撒落的玉米棒子筐担旁。

“我正挖红薯，见她跌倒在地上。你快把她背到村委会办公室。我赶紧寻三桠去。那家伙怕又钻在哪个屹崂赌博哩。”刘栓边说边将焕焕扶在老路背上，呼叫着“三桠！”撒腿奔去。

这事惊动了全村老少。等到从酸枣岭赌场找回三桠，急救车也进了村。看着急救车接走昏迷不醒的焕焕，大伙才松了口气。都说亏得刘栓和老路，要不然，焕焕殁到地里也没人知道。

后来，焕焕还是因为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殁在县医院。人人心心都明白，这是三桠痴迷赌博的恶果。他应该因此悔恨一辈子。





谁知道三槿办完丧事却寻起了老路的麻搭。他一见老路就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丧门星害人虫！我老婆就是死在你手里的！我看了《救护手册》，脑溢血病人要担架抬。我焕焕就是你背死的！老子饶不了你！”

如果老路不是哑巴，他一定会说：“那你当初为甚不拿担架来抬你老婆？”可眼下他只得把冤屈装到肚里，千方百计躲着三槿走。然而怕相遇却老碰面，除了乖乖挨骂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他转而想到：我媳妇殁在路上，我就在路上寻根由。三槿的媳妇殁在医院，却在我身上寻麻搭……可也不能怪罪医院呀，世上哪有包治百病的医生。唉，要是我那天上山挖洋芋就碰不上这倒霉事了！怨我天生这倒霉的命！让他骂吧，反正也骂不掉我身上一块肉。

三槿却认为老路悄悄挨骂是自觉理亏，更是恨之入骨！一天午后，他隐藏在村路拐角处暗中窥探，瞅见老路走了过来，猛举铁棍劈头砸去，老路头破血流昏倒在地。要不是被人发现送医院急救，性命难保。

老路哑口无言，可全村老少不答应，纷纷要求将三槿扭送公安局。他见势不妙，找到老村长贺常贵跪地央告，请求由村委会处治。老村长征得老路同意，做了调解处理：三槿当众向老路赔礼道歉，并赔付老路医疗费、误工费、营养费共计四千九百六十六块钱。

老路还清了看病时借左邻右舍的钱，将剩余的三百块钱用毛巾包好压在炕席底。哪知他一天回家，发现门锁被撬坏。他慌忙进窑揭起炕席，钱早被人偷走。

他一边笼火做饭，一边暗自思量：怪事！我往炕席底藏钱的



时候，连一只狗也没来呀！

吃过饭，他又扛起老镢头修路去了。修起路来，他心中那烦恼与忧伤，便会化为一声声鸟鸣和一股股花香。

三

老路到了耳顺之年，却又遇到了不顺的事。一个雨天，猛然间从窑掌“哗哗哗”冒出胳膊粗一股山水，眼看着要冲垮窑洞。一伙年轻人冒雨爬上塄畔大干一场才堵住洪水，窑洞没塌，可也没法住人了。祸不单行，老路的地也被这场洪水冲毁了。

转天，村干部们开会商量退耕还林验收兑现的事。临散会时，德福嫂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我还有件事情打搅一下大家伙儿。老路是咱村的老模范。眼看他现在落难，人也六十出头了，咱总不能叫他住在这破窑里，靠种这荒坡地过一辈子吧。我盘算，老路怕是命里注定跟路难分难解。我外甥女在城里当个居委会主任。我想叫她给老路联系个扫马路的活。树挪死人挪活。老路进了城兴许有个好活法哩。”

大伙一听连声说好。老村长说：“好！这是老路的好出路！你成全了咱清水关人共同的心愿。我也时常盘算老路的事，可就是没有好法子干着急。这下好啦！这下好啦！”

山不转水转。老路终于带着他那叠奖状走出清水关，离开了他那凄寂、破旧而又荒僻的家院。

四

进城后，老路觉得树更绿了，天更蓝了，连随着扫帚旋转的瓜皮、纸片、塑料袋也好像成了他心目中美丽的花朵。他不仅把





马路扫得干干净净，而且随身带着工具箱，发现破损的路面，当即修补如新；拾到遗物马上交给警察；看到马路上乱窜的小孩，赶紧抱到家长跟前，还比比画画“叮嘱”一番……不久，这位扫大街的哑巴就被人们誉为“马路卫士”。

老路清扫的是南大街南段马路，如果清扫北段马路的王大妈来迟了或来不了，他就不声不响地清扫着整条大街。

王大妈也是个苦命人。老伴早年去世。儿子儿媳是砖厂工人，在去年发生的一次塌方事故中不幸遇难，把正读高三的独生子小顺留给了老妈妈。渐渐地，常为王大妈帮忙的老路成了祖孙俩唯一亲近的人。

今年，争气的小顺考上了北大。从此后，王大妈准时出勤，还每天带给老路现成的一日三餐。吃着香喷喷的饭菜，老路有时会禁不住落下泪来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世上还会有一位为他做饭的女人。

五

老路真纳闷，今天是怎么回事？看着扫得干干净净的路面，坐立不安，肚子里还咕噜咕噜响个不停。四处张望阳光灿烂，猛地想起，都到晌午光景了还没吃早饭呢！王大妈怎么了？他赶紧挎上工具箱，扛起扫把，急匆匆地朝王大妈家走去。

推开窑门他大吃一惊，王大妈痛苦呻吟着躺在地上。他扔下扫把和工具箱跑到街上，唧唧哇哇比比画画地拦住行人，打通120叫来急救车。

原来，王大妈是因为下炕时没留神跌倒受伤的。经检查，她大腿骨折，同时查出股骨头坏死，必须截肢，否则危及生命。





大夫将一直守候在王大妈身边的老路带到办公室比画着说：“要手术，不然你老伴性命难保。你赶快拿来一万块钱，听懂了没有？”

老路点点头，心想：小顺在外头上学，我不管谁管？人家把我当她老伴，老伴就老伴吧，救命要紧。谢天谢地，我这些年还攒了一万块钱。

老路跑回家，从被套里掏出个塑料袋，取出钱一连点了三遍，小心翼翼地装进衣袋，拍了又拍按了又按，然后直奔医院。

签了字，交了钱，老路又跑到环保局。冯志亮局长当即安排会计赵小梅去医院，和老路轮流看护王大妈，并将情况电话告知小顺，再三嘱咐他安心学习。

六

老路和小梅无微不至地护理着王大妈，可她却天天愁眉不展以泪洗面。

一天，主治大夫查房时十分关切地对王大妈说：“老人家别着急，明天就给你做手术。你要好好配合治疗。看你老人家有这么好的老伴，这么好的女儿……”

听了这番话，她哭得越发伤心。大夫揉搓着双手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小梅朝大夫点点头，一同走出了病房。

后来，老路帮助王大妈的事迹上了县里的电视。清水关的乡亲们也为老路自豪，一群一伙地来医院看望王大妈。那一篮篮饱含深情厚谊的瓜果温暖着王大妈的心，她曾经挂满泪珠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

出院时，医院不仅免去了王大妈四千多块的欠费，而且为她免费配发了术后用药。

七

小梅和德福嫂离开局长办公室，买了一篮鸡蛋来到王大妈家。

靠窑壁坐着的王大妈赶紧放下针线活，笑盈盈地说：“看我这老不死的，可把你们麻烦坏了。老路快……”

坐在炕沿上择菜的老路咧嘴一笑，洗一盘苹果放到炕上，接着便挽起袖口在锅台边忙活起来。

小梅放好鸡蛋，一边择菜一边笑着说：“我们俩路上就猜着了，老路肯定在你这儿。”

王大妈满脸通红，羞答答地说：“唉，实在没法子，真难为老路啦，要不然……”

德福嫂接着笑道：“要不然啥哩？这是自自然然的顺事。实话实说，你二位老人家真是一条蔓上的两个苦瓜，苦到头来自然甜嘛！实话实说，我俩今儿个给二老说个喜事。小梅你就实话实说吧。”

小梅拉住王大妈的手，亲亲热热地说：“大妈，我真格是实话实说，老路话是不会说，可他为人做事，你老比我们还清楚，他可是打上灯笼也难找的好心人。你二位老人结成夫妻，那可是迟到的爱，是晚开的花，真正是最美不过夕阳红……。”

听得痴痴呆呆的老路不知不觉地站到了王大妈对面。他起初两眼扑簌簌泪如泉涌，接着厚厚的嘴唇一阵颤动，猛然间竟欢声笑语地说起话来：“啊呀呀！哈哈！尔格人都说电脑好，我



说还是人脑好！你二位的头脑实在好！你们什么时候晓得我的心事的？哈哈！你们真比神仙还灵啊！你听我……”老路旁若无人滔滔不绝地说着，小梅、德福嫂和王大妈惊喜得目瞪口呆——难道真是神灵大显神通？不用一针一药，哑巴眨眼间能说会道。

“……你听我说，小顺他奶奶，你也就实话实说。你愿意就愿意，不愿意就不愿意。你不愿意我也不埋怨你。我还要像往常一样照看你，照看到小顺大学毕业从北京回来接走你。我可是实话实说不骗你。”

小梅和德福嫂掉头细看，悲喜交集的王大妈热泪盈眶。

八

老路把一袋红毛线和几根铝签递到王大妈手里：“要什么言传一声。没事就给咱小顺织件毛衣。”说着走出窑门。

小梅和德福嫂进进出出，忙着操办老路的婚庆家宴。只听老路在院子里一声欢呼：“啊呀老村长来啦！谢谢！谢谢！”

话音未落，老村长笑容满面地走进窑门，两位青年抬着一只枣红油漆橱柜紧随其后。他们将橱柜靠窑掌放好，从里面拿出两床锦花缎面被褥，方方正正地摆在炕头。

王大妈两眼汪满泪花，伸手轻轻抚摸着新被。

老路紧握着老村长的双手：“叫我怎么感谢你啊，老牵挂着我！”

老村长朝王大妈笑笑说：“咱村乡亲们都在牵挂着你。人常说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。尔格你苦尽甘来会说会笑。患难夫妻恩爱爱、光光彩彩。这是善报啊！看三桠那懒鬼，赌博，偷人又



抢人，判了三年。他供了，那年就是他偷走你炕席底三百块钱。可他到如今还是个穷光棍。”

“唉，三槌他……”老路正要说什么，只见冯局长带着两位同志抬着一部18吋彩电迎面走来。他们把电视机放到橱柜上，与老路和王大妈握手道贺，接着将一副喜联端端正正贴上窑门。

上联是“雪中送炭爱心相约夕阳恋”，下联是“锦上添花永葆终身养路志”，横批是“天长地久”。

正当客人们看着喜联赞不绝口时，不知哪路记者架起了摄像机，开始了现场采访。

九

人们饶有兴味地看着省报上那篇配有图片的题为《路缘》的人物通讯。文章的副标题是“记马路卫士张望福同志的终身大事”。

这一来，老路忙上加忙。忙扫路，忙家务，忙侍候老伴，还要忙着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采访。

今天又来了一男一女两位。女的是研究心灵感应的学者，男的是研究失语症的专家。

得知来意后，老路乐呵呵地说：“二位大老远地来就为这事？啊呀呀，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为什么我哑了几十年又会开口说话，这事我真说不精明。咱还是打个比方，拿钻眼放炮炸岩石的事来说吧。四十四年前的一个灾难，像一块大岩石塌在我心上，使我大病一场成了哑巴。几十年来，从乡里到城里，众乡亲和各位领导们对我的热情关怀，时时刻刻温暖着我的心，就好比在我心里那块岩石上钻了眼，装了火药。那一天



啊，小梅和德福嫂为我俩说媒，正好比点燃了导火索，老天爷啊，我脑袋里‘轰隆’一声响，心头那岩石炸飞了！我会说话了！你们二位说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亲人般的关怀厉害啊！我盘算：尔格有些年轻人想不开就跳楼，他们缺少那亲人般的关怀啊！逼着娃们成名成家、出国留洋可不是真正的关怀啊！都当博士，没人种地盖房子，没人扫路掏茅坑怕不行吧，劳动就光荣嘛！所以说啊，他们若能真正感受到时长日久的亲人般的关怀，还会跳楼吗？活着多好啊！有苦有甜才算活人呐！不知苦哪知甜，苦苦甜甜，甜甜苦苦，这就是世事。我电话里给小顺说，大学毕业就回来，在咱陕北做事也不屈才。要是都往大城市奔，谁来建设咱社会主义新农村。二位别笑话，我肚里憋了几十年的话，好比那决口的河水止不住地流啊流。啊呀呀对不起二位了，我要赶紧去扫马路。误了你们的事吧，实在对不住！”

专家学者伸出热情的手，握住老路的双手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老张同志，你讲得真好！谢谢你！谢谢你！”

二位客人执意请王大妈说说心里话。她红着脸，怯生生地说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我盘算，这八个字就像老天爷的两只手，拖着世人走。”

专家学者微笑着点点头，请老俩口合影留念。

送走客人，挎上工具箱，扛起扫把，忽听一阵铃声，老路赶紧接电话——小顺说假期不回家了，要参加学校组织的勤工俭学活动，请爷爷奶奶千万保重身体。

第二天，老路到照相馆将那幅合影放大，装进特意选购的金边镜框，挂在贴满奖状的墙上。

